



现代西方 宗教哲学

陶银骝 吴宗英 著
武 斌 陆杰荣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

陶银骝 吴宗英 著
武 斌 陆杰荣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年·沈阳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

Xiandai Xifang Zongjiao Zhexue

陶银骝 吴宗英 著
武 斌 陆杰荣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字数:234,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11¹/₄ 插页:2

印数:1—1,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杨永富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刘 琥

责任校对:周 全

ISBN7-205-00513-2/B·70

定价:6.50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9
一 古典西方宗教哲学的特征及其危机	9
二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产生及其根源	22
三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32
四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基本特征	50
第二章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开端	53
一 孤独的一生	58
二 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	68
三 存在的三个阶段	79
四 上帝和个人	86
五 内在的宗教和超越的宗教	95
第三章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非理性主义	101
一 有神与无神的内在撕裂	102
二 尼采学说的基石——“权力意志”	105
三 特殊意识形式的无神论与“价值重估”	107
四 新型的“拜火教的教主”——超人	114
五 永远轮回与尼采哲学思想的回归	118
第四章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理论的系统化	125
一 从柏格森转向阿奎那	125

二	神学本体论——对“有”的寻求·····	128
三	神秘主义的“理智主义”·····	135
四	神学伦理观·····	139
五	神学政治法律说·····	146
第五章	人格与上帝·····	152
一	源与流·····	153
二	人的人格和人格的宇宙·····	159
三	上帝的人格与信仰理论·····	166
四	道德再生和人格革命·····	171
第六章	“大全”与上帝·····	182
一	半路闯入哲学殿堂·····	183
二	“生存哲学”与神秘的“大全”·····	188
三	信仰、上帝、自由·····	200
四	新人道主义·····	203
五	马塞尔：孤独、交往、神秘·····	208
第七章	演化与“灵化”·····	221
一	泰亚尔的足迹·····	221
二	宗教与演化·····	228
三	演化四阶段·····	242
四	进路与历史·····	248
五	“天”与“地”之子·····	255
第八章	精神与上帝·····	260
一	精神的内在性与其学说的建构·····	260
二	哲学的内在化与神学·····	264
三	行动与上帝·····	268

第九章	存在与上帝.....	273
一	现代人本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的回答.....	274
二	本质主义与传统宗教危机.....	279
三	个体的存在与存在的勇气.....	287
四	最终关切与真正信仰.....	295
五	宗教与象征意义.....	302
六	道德主义与道德.....	307
第十章	宗教与现代社会.....	313
一	宗教与科学.....	313
二	宗教与文化.....	322
三	宗教与伦理.....	327
四	宗教与语言.....	335
五	宗教与国家.....	338
附录		344
后记		355

绪 论

宗教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专门论述宗教的一般性原理、以及宗教的本质、意义和价值的学说。

近代初期，宗教成了一种受到批判的东西，但是现代又有人企图把这种已经丧失了客观性根据的东西恢复起来，并把探讨宗教的哲学基础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本书就是力图通过对现代西方宗教哲学中一些主要流派的分析，来说明现代西方宗教哲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把探讨宗教的哲学基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近代哲学家康德的批判哲学认为，用形而上学武装起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如果从人类理性的立场上进行根本性的研究，就应当彻底否定宗教的客观性、绝对性的基础。但是，如果从道德立场上，则应当承认，人们有要求神存在的理由。可是，他又认为，证明神的存在，这必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而，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方法，给宗教寻找出了一个新的具有哲学性质的理论依据。

黑格尔哲学则认为，宗教上的绝对精神其最终结果就是

基督教的神。人类作为有限精神的存在物，他要不断地去追求对自身内在的、主体性的精神本质的反思，最终就能直观地观察到无限的绝对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情感方面来看，人类总是一种被动的存在物，这就是宗教上神存在的根据。

康德、黑格尔为宗教进行哲学性质辩护的这一方面一直被延续到现代，并且被他们的后继者们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发展扩大。现代西方宗教哲学就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上，为宗教的非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哲学理论。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一股政治力量；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任何宗教观念，都是以神灵观念作为其神道信仰的思想基础的，而神灵观念则是包括诸如“灵魂”观念、“鬼神”观念、“天命”观念和“上帝”观念等的集合观念。

宗教是人造的，它立足于信仰和虔诚，而不是立足于理性的思辨，逻辑的论证。宗教祈求无上的精神力量的援助，而不是激发人的聪明智慧。宗教指示人一个一个地向上帝投降、忏悔以求得宽恕，而不赞同人们向压迫自己的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反抗。

哲学起源于宗教。而哲学的发展过程，却是一步一步地摆脱宗教的束缚的过程。哲学与宗教不同，它是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知识的总结。它的基础是科学，它本身包含着与宗教相分离的内在因素。它一开始就存在着符合客观事实的解释和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解释。于是哲学就被划分为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

哲学和宗教这两个术语所具有的含义也是不同的，因而要给它们下出精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但是它们仍具有某些共同的概念。宗教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意指它是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结物。在多数人的观点看来，宗教是人们对某些超自然存在的信仰。但是对于宗教世界的这种理解排除了某些传统的宗教，如在儒家学说那里，关于超自然存在的问题就从未涉及。此外又如一些宗教传统问题等等。每一种文化，都有某些宗教传统，这些宗教传统就象给予他们这些宗教信仰的文化一样多。有些宗教传统与宗教的仪式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有些宗教传统则没有这种联系。有些宗教受制于教士，而有些宗教则不是。在有些宗教传统中，神启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神启与理性推论对比起来。其重要性，则是常有争议的。

由于宗教本身含义的多样性，因而研究者所采取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有的采取描述性的方法，而有的则采取中性方法。而描述性方法则是对众多宗教现象的一种简略的研究，因而它不适用于宗教哲学的研究。因为哲学是对人类生活和意识的批判性的检验和考察。

对宗教的研究，象对其它有组织的人类活动的研究一样，能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历史学家对宗教传统的历史研究感兴趣，同时也对一种宗教传统和其它宗教传统的关系以及宗教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影响感兴趣。社会学家所关心的是揭示宗教传统中所表现的社会价值，揭示群体中的宗教信仰如何给一个社会提供了凝聚力。心理学家注意的是揭示人们的信仰方面的心理结构。

当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注意的中心是相互交叉的，因为它们的基本理论之间的分界并不总是非常分明的。

除了各种学术理论研究的中心不同外，宗教信徒和宗教研究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例如，一个研究伊斯兰教的人员和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就不同。作为研究者，他试图通过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来深刻地了解伊斯兰教的信仰，并了解这些信仰如何被结合到礼仪活动之中，伊斯兰教的异端教派的情况怎样，以及研究伊斯兰教的信仰与近东其他宗教的联系。而作为宗教的信奉者，他接受了研究者的中立态度，但是，这种态度倾向于：一种宗教必然会被个人的信仰所影响，对于宗教的认真细致的研究应归属于宗教信徒自己。这里信奉者的态度是更加经验性的，因为，对宗教的精细研究不是学术研究的主题，而是个人信仰的事情。

宗教的哲学研究，是通过哲学的批判性的功能这一特点而展开的。哲学能够批判性地考察宗教提出的基本问题，它要求把宗教和个人的信仰严格地区分开来。如果一个人要想对宗教进行真正的哲学研究，这种区分是首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对于那些没有从哲学的观点来论证的个别宗教加以信仰，而是指一个人不能宗教式地相信哲学所揭示出的——事物的陌生状态。这是宗教的哲学探讨与个人的宗教信仰之间的不同。事实上，哲学对宗教的探讨，使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更加明晰，以此为基础，信仰才能更加牢固。在对宗教的哲学探讨中，研究者通过参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著述，将会把自己丰富起来。但是，参照这些理论，仅仅为哲学的研究做了准备，哲学的任务是

要批判性地分析宗教提出的基本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认真的研究。

正如我们所见，如果揭示宗教的基本性质的任务是可能的，那么哲学家就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宗教本身之中，而不在其它方面。宗教有许多不同的传统，在这些传统之中，基本的和共同的问题都会出现。

众所周知，作为宗教传统莫过于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两个独特的宗教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基督教扎根于犹太教之中。这两个宗教在历史上关心的问题也基本相似。早期基督教的哲学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和神权的信条，称为教父哲学。到中世纪，在基督教教会中产生了经院哲学，它的唯一对象就是上帝和圣经，并运用思辨的逻辑去论证上帝和圣经是唯一的真理等。他们提出的问题实质上也只不过是西方世界的全部宗教传统。相似的是，我们关于哲学性质的概念虽然产生于希腊，但现在已经和西方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一致起来了。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都把重点放在人的理智的官能研究上，认为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理性和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禅宗却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很少进行演绎推理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开始于禅（zeno），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被认为是首先进行辩证推理的人。他们坚持的观点是对立的，试图通过推理得出世界本质的结论，一种结论往往被一种观点所接受，而被另外一种观点所抵制和否定。由于西方哲学的中心是推理和意识，因此，西方哲学家对西方宗教的研究是要从中获知信仰和理性之间的联系。他们会问：“信仰是理性

的吗？犹太——基督教关于上帝的要求能够被证明吗？如果不能证明，那么我们能够合理地理解我们靠信仰所接受的东西吗？”

总之，当我们在寻求哲学家们指出过的犹太——基督教所关心的上帝、神、救世、礼拜、创世、献祭等概念时，我们还发现了另外的一系列概念——上帝的存在和本质、恶、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宗教语言的性质、死亡的意义、伦理道德与宗教的联系、人类的命运等等。因此，对于这些概念，有必要进行哲学上的分析。

其实宗教和哲学是很难分辨的两种文化现象。就唯心主义而论，宗教是粗俗的哲学，而相反唯心主义又是精致的宗教。宗教就其本质来说必然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能包含辩证法的光辉。就拿托马斯·阿奎那的宗教哲学来说，尽管其哲学是一种信仰主义，但在其关于哲学和神学的划分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对理性和知识作了让步和确认。在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中，明确提出的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研究并发展了形式的辩证法，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形式化的定义、概念，创造了许多名词，还运用了一连串的三段论进行论证，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烦琐哲学，但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形式逻辑的发展，

宗教哲学是理解宗教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它能够探讨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诸如同东方宗教、古代宗教、中世纪宗教等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哲学家的任务都是要确定这个中心问题，并通过仔细的研究来分析这一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哲学类似于以其它人类的戒律为目的的哲学所做的

努力。如有些哲学称为科学哲学、教育哲学、法律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心理分析哲学等等。每一种哲学，对自身原理的研究都同这一原理本身的内容有很大区别。

与此相似，宗教哲学不同于宗教的实践，宗教哲学也不同于宗教信仰（无论是神学的信仰还是教义学的信仰）而是针对于一个宗教基本问题进行研究的第二层次的哲学活动。例如，基督教谈了许多上帝的问题，但是，什么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呢？如果上帝的存在能够被证明，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人又应该怎样解释世上的大量恶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哲学家们将满足于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和检验，哲学的任务，至少在西方是对这些问题的表达，提出对宗教进行理性的研究。然而这种以理性研究为主的宗教哲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人类不仅是理性的创造物，而且还是由理性、情感、意志、欲望、感知构成的复合体。他们一贯认为，宗教不仅是对人类理性提出的呼吁，而且也是对人类的情感和感知的呼吁。因此，对于宗教的任何哲学探讨也必须包括非理性的东西于理性概念之内。事实上，宗教有理性的因素，也有感性的要求，说宗教从理性的洞察出发，还不如说是从对终极事物的非理性的体验出发更有事实根据，这种对终极目标的体验需要的是忠诚。这种体验怎样出现，如何被说明，正是人们首先要关心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宗教哲学是对宗教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理性思考。它们要解释的决非是宗教现象的某一侧面或宗教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的表现形式。对宗教可以从各个方

面，采用各种方法加以研究，而哲学对宗教的思考则是将宗教作为总合或总体现象加以反思，做出哲学解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包含了自身对宗教的解释，也就潜在地建立了宗教哲学的理论。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中，宗教哲学有着不同的理论表现形式而已。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主要指19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神学家、哲学家企图用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矛盾与困难的新神学理论。

本书着重阐述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开端——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理论系统化——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本体论；以及人格与上帝——人格主义；“大全”与上帝——雅斯贝斯的存在哲学；演化与“灵化”——泰亚尔哲学；精神与上帝——布隆代尔的哲学；存在与上帝——蒂利希哲学；最后以宗教与现代社会作为本书的结束语，简要回答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文化、宗教与伦理、宗教与语言、宗教与国家等方面的关系，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依据来思考、研究、对待当代的一切宗教问题。

第一章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宗教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和形态的意识表现形式，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心理根据。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在各具特色的文化模式之中，宗教呈现出的特点是不同的。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同古典西方宗教哲学在普遍的文化背景和理论联系的意义上有着极为复杂的承继关系。从本质上说，现代西方宗教哲学是在古典西方宗教哲学处于危机之中应运而生的。这表明现代西方宗教哲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逻辑的必然性。

一 古典西方宗教哲学的特征及其危机

宗教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既有其一般的特征，同时随着其依赖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又有着各自的特点。这样，首先把握宗教的一般特点，进而科学地正确地说明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特殊表现及其理论实质，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

它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表现形式。然而作为社会意识的宗教尽管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不同于社会客观历史进程的心理承继关系，但是就其实质而言，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和“道德……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一样，宗教本身没有历史^①。这就说明对宗教包括对宗教哲学本身的分析，只有从整个社会历史的氛围中，只有联系植根于社会客观进程的基本因素，才能得以解释和说明。

人类最初使自身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同自然界本身就不在着双重关系，一方面，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要求，就必须认识自然界和改造自然，以求得自身的延续和发展。同时，由于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条件低下，往往把自然力量作为一种盲目的无法控制的东西接受下来。“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②从认识论角度考察，认知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及其性质知道得越少，就易采用类比的方法去加以把握。这就表明，最初的人类由于不能掌握自然力量的本质，而且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能够发展到幻想或能组成有些复杂的幻象观念这一阶段时，宗教观念才能出现。这表明，宗教是人类创造的，它把人的本质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了幻想的现实，并力图用自身编织构想的现实摆脱自然力的束缚。因此，宗教是通过人类的自我异化，将自然力人格化，社会力量的神化而实现的。它不过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的结果。

由此可见，宗教所描述的世界不过是世俗世界分裂的产物，它并没有现实存在的根据。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宗教就其实质而言，是同唯心主义世界观相一致的。但是宗教却有自身赖以存在的根据。马克思曾经把它规定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显然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是通过“宗教幻象”的方式来掌握世界的。它是从“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因而通过分析“宗教幻象”，就可以找到它的“世俗核心”^②。

宗教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不过是一种不能解救现实问题的暂时精神麻醉剂。因为宗教既给人们以某种“幻想的幸福”，同时又给世俗的现实世界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宗教的基点是来世理想天国的幸福，而不是引导消除世俗世界的苦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对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1页。